

47012

山西文史资料

第四十二辑

(一九八五年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编：刘存善

责任编辑：赵文朴 兰安乐

目 录

· 军事 ·

娘子关战役前后	黄绍竑 (1)
扼守娘子关的赵寿山第十七师	蒙定军 (21)
旧关争夺战	李振西 (25)
娘子关战役中的第二十七师	徐宪章 (36)
第一六九师上下盘石之战	石中立 (41)
娘子关前的晋绥军新编第十团	章启欣 (45)
川军第七二七团东回村抗战亲历记	张宣武 (47)
川军第七四三团晋东抗日纪实	熊顺义 (52)
娘子关战役支前见闻	王式明 (60)
娘子关战役敌我战斗序列表	刘吉人 (63)

一九四五年太原受降小组活动纪实	贾文波 (67)
-----------------	------------

和朝鲜抗日义勇军共同战斗的一个月	梁进禄 (83)
回忆同八路军合作抗战的一段经历	杨 诚 (87)
骑兵军和第一二〇师合作抗日的见闻	郭 瑜 (92)
傅作义将军的“河曲会议”与日军	

对河曲城的大轰炸	周少卿 张占林 (95)
五台山和尚的抗日爱国事迹	李隆海 禧炳 含礼 悟阐 (99)
山西县城沦陷及解放收复概况	(110)

· 人物 ·

梁学岸同志殉职壮举	张俊生 (122)
焦克显烈士传略	周少卿 菅富民 陈秉荣 (126)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战场殉国的国民党将领

-刘存善 赵文朴 (129)
- 在茹越口殉国的梁鉴堂将军.....刘吉人 (131)
- 在川口殉国的赵锡章将军.....刘崋基 田胜武 (131)
- 在中条山殉国的唐淮源将军.....赵文朴 (133)
- 在中条山殉国的寸性奇将军.....赵文朴 (134)
- 在万泉县殉国的王凤山将军.....张永林 (135)
- 在绛县殉国的石作衡将军.....李维岳 石兴华 (136)

· 经济 ·

- 五台县郭家寨忆旧.....郭廷兰 (138)
- 旧社会吉县的土地租佃和高利贷.....刘存仁 吕 奇 (150)
- 祁县益晋公司始末.....李兴杰 (158)

质疑·补充·订正

- 王怀明参加制宪的实际.....郝树侯 (20)
- 九一八前后阎、冯的行踪..... (40)
- 令德堂的原址.....郝树侯 (40)
- 对《冯纶先生传略》的订正.....冯 源 (51)
- 关于高仰慰.....郭汾阳 (62)
- 《山西文史资料》勘误表..... (82)
- 关于起义投诚资料的几点订正.....张慎德 (94)
- 《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勘误表..... (98)
- 对《梁园东教授传》的高樵和补充.....
-阎定础 姚冀中 郭汾阳 (178)
- 对《新军第二一二旅的创建和反顽斗争》的订正.....
-陈捷第 (181)
- 对《五十年来的经历与目睹》的若干订正.....徐士瑚 (182)
- 对上党战役若干问题的订正.....刘光第 (186)

娘子关战役前后

黄绍竑

（一）我去山西的经过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八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添设六个部，为保密起见称为第一、第二……第六部。最先成立的为第一部，主管作战，任我为部长。其余各部以后陆续成立，但名称不保密了。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并非因为我有什么指挥作战的才能，而是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尚未到南京来，蒋介石对各方面的联络还需要我戴着这个头衔去奔走，我不过是出场的傀儡而已。九月，敌先后侵占大同等地。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看看，同阎锡山商量以后的作战计划。

大约是九月二十日前后，我到达太原。那时八路军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增援，我在山西饭店碰见不少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在雁门关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到前线坐镇去了。我到岭口找阎。跟阎锡山在一起的有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还有一个是第二战区军法监张培梅。我把蒋介石的话转告他们，并说：“蒋委员长认为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也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铁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铁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阎说，“中央的指示，我很清楚，也很同意。我在抗战前，在山西境内各要隘及太原城北郊，都作了一些国防工事，

也就是为了保卫山西。”他又说：“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自动放弃。我同委员长的指示一样，要死守住东起平型关、雁门关，西至阳方口之线。”阎锡山还说，他认为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所以对放弃天镇、阳高作战不力的军长李服膺必须枪决。其实李服膺是阎的亲信，当初阎是想袒护李服膺的，但在群众愤怒要求之下，加之军法监张培梅以去就力争，阎不得已才枪决的。

阎锡山还说，照他的判断，敌人必先取得山西，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如果平汉路方面，能在保定以北（当时保定附近我军尚未南移，但前方的卫立煌、孙连仲已后撤了）挡住敌人，敌人光从大同方面进攻雁门关，尚易抵御。如果保定、石家庄不守，敌人必然进攻娘子关，从东北西方面包围山西。判断日军对晋北方面是主力的进攻，平汉路方面是助攻。晋北方面现在只有晋绥军和八路军，兵力尚嫌不足，不能兼顾娘子关方面。为确保山西起见，尚须加调中央军来山西协同作战。

我同意阎的说法，答应回南京后向蒋介石去说。当然，我在回京途中的时间里，他也立刻打电报向蒋介石请求。

临走时，阎还对我说：“我坐镇雁门关，决不后退。你报告蒋委员长，放心好了。”我见在那里没有什么事，也就回太原转返南京。在石家庄见到平汉路方面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刘峙、徐永昌（他用什么名义已忘）、林蔚（军委会高参），知道卫立煌部和孙连仲部都已沿平汉路西侧地区后撤，战事正在保定附近进行。石家庄是准备于保定失守后的又一防线，这就是战略上节节抵抗的部署吧！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那时我仍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就从石家庄直回汉口，把省政府的职务交给秘书长卢铸代理，然后乘船去南京。我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后说：“阎百川虽决心很大，但他自己同一些老人坐镇雁门关也不是办法，应该有个长久计划，山西才能确保。”我还说：“平型关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日军还在继续不断增兵，山西以后的困难必然是很多的。”蒋介石忽然问我说：“你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帮阎百川的忙好吗？”当时我想：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蒋固然是想我去山西帮帮阎锡山，其实也就是他想在山西插一手。我和阎锡山以往就打了不少交道，在这时候他不会拒绝我的。同时我也想起，作战部在蒋介石作风之下，不过是承转命令的机关而已，而且陈诚一起首就有电报反对我，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样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说：“委员长考虑很是，我也愿到那里帮百川的忙，但要求委员长先征得百川的同意。”后来阎锡山回电虽同意了，但是有条件的，他推荐与他有历史关系的徐永昌继任作战部长，蒋介石也只好同意。

（二）娘子关战役

我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前后离开南京到山西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我到石家庄时，已不是前些时听到平型关大捷喜气洋洋的样子了。敌机连日轰炸车站和市区，破坏得很厉害。国民党军队由保定之线稍事抵抗即行撤退，想在石家庄以北沿着滹沱河平山、正定、藁城之线布防（右翼至何处记不很清楚）。那条线上，据说曾做了一些国防永久工事，但因时间的关系并未完成，有些水泥尚未干燥凝固，模型板都还未拆呢！

孙连仲部在藁城以西布防，他的右翼似是商震部宋肯堂军，孙的指挥部就在石家庄以西十里多铁路边的小村子里。我到那里

去看他，并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我问他情况怎么样，能支持多久？他说他的正面现在还平静，日军攻击的重点似在右翼，已开始炮击了。炮声隆隆，隐隐可以听见。他说右翼能经得住这轮炮击就很好了。那时孙部尚未奉命调入山西，我到入夜才乘车去太原。

我到太原时，阎锡山已把设在雁门关岭口的行营撤回来了。他把撤退的原因告诉了我，说：“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迟滞了敌人的前进。后来，敌人的援兵到来仍然从平型关方面突进。此外，敌人又由阳方口方面突破，虽未大力攻击雁门关正面，但已处在左右包抄的形势，我军遂不得不全线后撤，打算在忻县以北数十里的忻口镇布置战场进行决战。”他又说：“中央调来的刘茂恩、高桂滋部已到雁门关之线作战，现在又调卫立煌全部和孙连仲部、裴昌会部来晋北参加忻口会战。忻口正面狭小，左右两翼都不易为敌人包抄，以晋绥军全力及中央各军当正面，八路军在敌人侧后活动，晋军的炮兵有十个团（周玳是炮兵司令），都集中在那方面使用。”照他的部署和听他的口气，必定能在忻口战场把日军予以歼灭。

我问到娘子关方面的情况。他说，平汉路方面如能在石家庄之线守得住，敌人自然不能进攻娘子关；即使石家庄之线守不住，而平汉路正面我军能与敌人保持近密的接触，敌人如西攻娘子关，平汉路我军就侧击敌人的后方，也是有利的。他又说，娘子关以北至龙泉关之线，已调陕军冯钦哉两个师和赵寿山一个师（是杨虎城的直属师），又调中央第三军曾万钟守娘子关以南九龙岗、马岭关之线（娘子关不包）。他所说这些部队的调动，都是我上次来太原之后和我再来太原之前的时间里，由蒋介石与他直接商量决定的，所以我不很清楚。

在忻口和娘子关战事未发生之前，我每天必同阎锡山及少数高级人员在太原的一个比较坚固的小防空洞里躲空袭。那时敌机

每日必有一次或两次轰炸太原。每次在防空洞里，必见到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妇。当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托派张慕陶，改姓马，是阎的参议。我心里很奇怪，阎锡山为什么与张慕陶这样亲密呢？张慕陶为什么要改姓马？我当时一直不明白。

大约是十月五号左右，石家庄的电话不通了，而忻口大战正在部署，尚未开始，我对阎锡山说要到娘子关方面去看看情形怎样，好作处理，他很赞成。

我同从南京带来的高级参谋陶钧、裴时杰、徐佛观等到了娘子关外井陘车站，由车站电话叫石家庄，叫不通，叫获鹿站，也不通，显然获鹿也可能被敌人占领了。我登上车站南方的高地展望，拥挤在车站附近的，有正待上车的孙连仲部队（一部已转到太原附近），和好些由石家庄、获鹿拥来避难的群众。当时群众对敌人是敌汽同仇的。有人捉获一个据说是敌人的便衣侦探，扭送到我面前来。老乡们说这人说话既不是本地口音，装束也不象本地人，而是初学说的东北话。我叫徐佛观用日语审讯，原来是一个日本人化装的侦探，就在高地上把他枪决了。敌人便衣侦探既到了那里，敌人的队伍也就离那里不远了。

当晚我回太原把情况告诉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情况相当危险。第一是正面布置得太宽，北起龙泉关，南至马岭关，从地图上看就有一百五十余公里，只有六个师（陕西军三个师，第三军三个师），都是一线配备，没有重点，也没有机动部队。敌人如突破一点，则全线都要动摇，尤其是尚未指定统一指挥的人。我料石家庄我军南撤后，敌人必以主力向娘子关进攻，策应忻口的会战，以少数兵力压迫南撤的我军。我军在平汉线上屡次溃退，即使是少数敌人也很难对它进行反攻，以牵制敌人主力向娘子关进攻。我建议把孙连仲部调回娘子关方面，作为预备队伍。”阎同意我这意见，遂把孙部调回娘子关作为机动部队。

阎问我这方面归谁统一指挥，我说就由孙连仲负责。阎说：“冯钦哉、曾万钟两个都是老军务、老资格，孙连仲虽然资格也很老，但对冯、曾两人平时没有很多的关系，指挥一定有困难。”他想了想，问我可否担任娘子关方面的指挥？我当时虽然知道有许多困难，也只好答应了。

阎锡山在山西境内的重要地区已筑有国防工事：一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北以至雁门关一带各隘口；一是以大同为中心东至阳高、天镇。这些国防工事是孙楚主持设计的。一九三六年我因西安事变，南京要我到山西去找阎锡山出来调停时，孙楚曾陪同我去参观过太原北方三十余里阳曲湾一带的工事。照我看，他们为了节省经费和材料（主要是钢筋和水泥），有些掩体都比较单薄，而且纵深也不够。正面有多宽，我不清楚，通信设备更未完成。娘子关方面的工事，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雁北战局已很紧张时，而晋军新编第十团尚在那里赶筑工事。

十月中旬，我乘车去娘子关方面指挥，除了我由南京带来的高参陶钧、袁时杰、徐佛观和两三个副官之外，还有阎锡山拨给我的无线电台和电务人员，此外由广西拨给的卫队两百多人。这个卫队的武器，步枪是军政部发的，机枪是再三问阎锡山要才给我的。我最初问他要时，他说兵工厂已停工，太原库已无存，后来给我的那九挺轻机枪据说是由临汾调回来的。

我当晚到了娘子关，找到师长赵寿山了解情况。他说正面尚未有敌情，他这师有六个团（编者注：应为五个团），光守娘子关正面问题不大，可虑的是左右两翼，尤其是左翼冯总指挥（第二十七路军）尚未取得联络，右翼友军既不知是哪个部队，更未取得联络。我告诉他，右翼是中央第三军曾万钟部，已经把孙连仲部调了回来作总预备队。他说，这样就很好了。他把布防情形报告了我，以主力扼守关口外的雪花山，其余则布置在铁路两侧高地。雪花山守得住，也就是娘子关守住了。万一雪花山守不

住，关正面仍可扼守的。

我转回关后三十余里下盘石车站附近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依山靠河（小河通出关外），军用地图上叫做磨河滩，是一个双口窑洞，是国防工事构筑的拟定的指挥地点。在那里，除了一个双口窑洞之外，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通信设备了。在整个娘子关战役中，通信就赖正太铁路的电话线和一些乡村电话线以及无线电台。

我把那位晋军新编第十团的白长胜团长找来，问他这方面的工事情形。他说，这方面工事构筑的时间比太原以北晚得多，材料也欠缺，而构筑力只有他这一团，兵员名额也不足，虽然尽了全团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副长官原谅。我听了，也无可奈何。在娘子关方面虽然筑了一些炮位，但大炮一门也没有。

我要无线电台向冯钦哉取联络，但一直到娘子关失败，都未联络上，原来他没有将电台架起来，所以他那方面的情形如何，无从知道。我想冯钦哉所以如此，就是要避开上级赋予他的作战任务。据我当时及事后知道，娘子关左翼是没有什么敌情的，如果敌人知道这个情形，由平山向六岭关进攻，一定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太原和忻口之间截断了，比之进攻娘子关省力很多。

大约是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娘子关正面发现敌情了。敌人是川岸兵团，由井陉方面进攻，自然是赵寿山师首当其冲。我屡次打电话问赵，他都回复我“守得住”。赵师所以守得住，是由于赵部官兵的努力勇敢，而日军进攻娘子关正面不是主力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娘子关正面，直到右翼溃退，赵寿山师才不得不撤退了。这是以后证明的事实。

日军川岸兵团（由第二十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组成），以一部攻击娘子关正面，而以主力向娘子关右侧循微水、南漳城前进，进攻旧关（也叫故关）。旧关方面的发现敌情比娘子关正面迟了一些。那里是赵寿山师与第三军防线的接合点，在战线上是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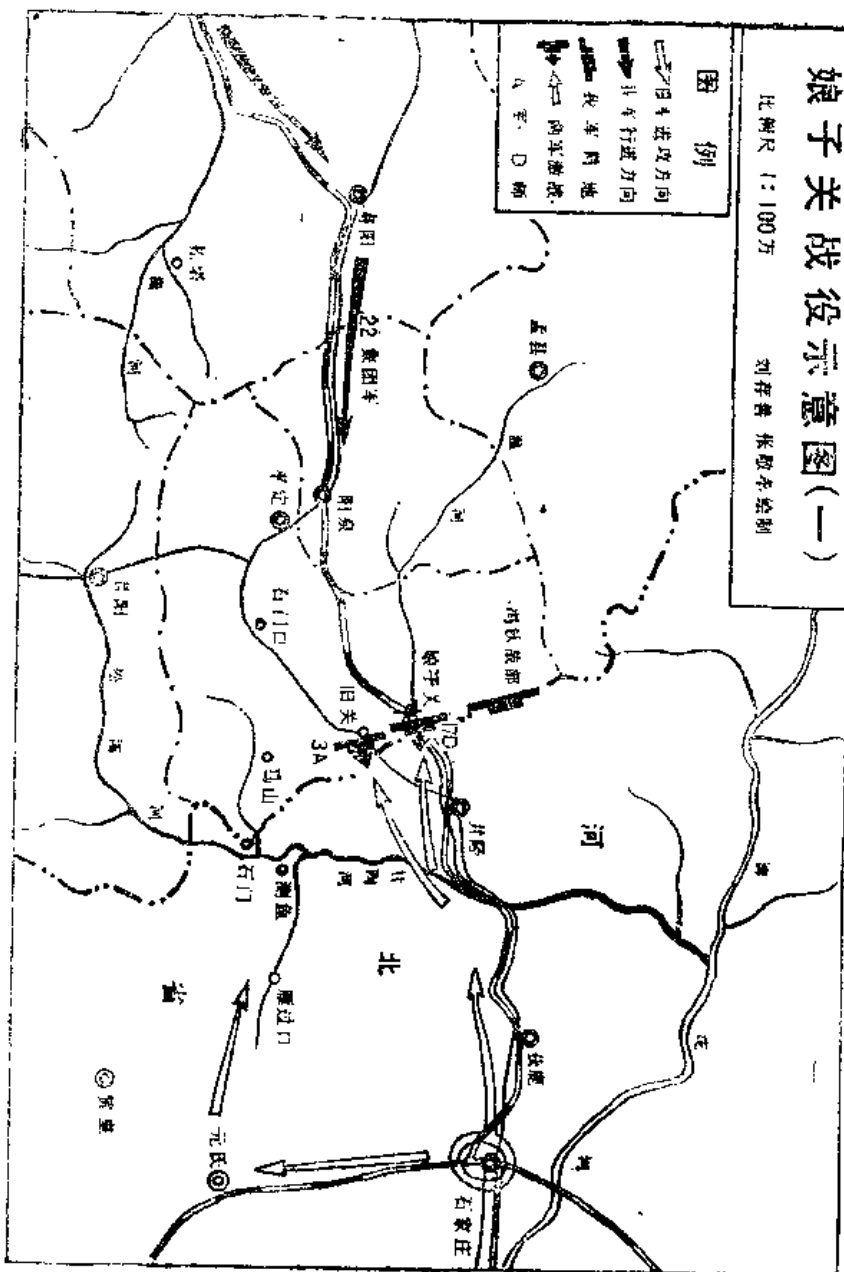
娘子关战役示意图(一)

比例尺 1:100 万

刘存善 朱敬亭绘制

图例

- 进攻方向
- 非军行或方向
- 铁路
- 公路
- 河流
- 桥梁
- 村庄
- 桥梁



弱的环节，所以日军先头一举即占领旧关。第三军也曾增加兵力反攻，以图恢复，军长曾万钟也亲到前线督战，却无能为力。那里距我的指挥部只有三四十华里，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高参裘时杰、徐佛观带给曾万钟，并视察战况。这封信的大意是要他鼓励官兵不惜牺牲、奋勇杀敌、恢复旧关。曾万钟虽然亲到前方指挥，屡次反攻，日军兵力虽不大，却扼险死守，终未能把它夺回来，成了暂时相持的局面。

日军得到后续部队的增援，即再行攻击，把第三军那里的战线冲破一个缺口。敌人以一部向南压迫第三军，以主力向北，企图占领下盘石车站，截断娘子关的后路。次晨敌军已逼近我的指挥所的后山。我当时手里除了两百多名卫士之外，没有掌握什么部队。适孙连仲部尚有第三十师的一个旅，在附近车站候车运太原，而尚未知道孙部要东调的计划。我找到旅长侯镜如，要他增加上去阻止敌人。侯虽没有奉到直属长官的命令，对越级指挥的命令却接受了。侯镜如旅上去后总算把敌人顶住了。同时我命令娘子关正面的赵寿山师向井陉出击，以阻止敌人后续部队向旧关前进，扩大缺口。但赵师出击的结果不好，反而把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赵寿山向我报告，说他的部队损失很大，但决心死守娘子关和正面铁路线上的要隘。这样，敌人遂将攻势转移到旧关方面，扩大缺口，侯旅伤亡很大，亦被冲破。恰好陕军原杨虎城的教导团，由团长李振西率领到来。这个团的官兵约有两千余人，士兵有许多是青年学生，是杨虎城当时想扩充军队作为下级军官之用的。西安事变前，有些共产党员曾在这个团里当教官，所以士气昂扬，团长李振西也很勇敢。我即命令该团由下盘石后山向前进的敌军迎击，由上午八、九时接触，战斗至下午四时，总算把敌人顶住了。该团伤亡很大，收容下来仅剩五六百人，团长李振西也负了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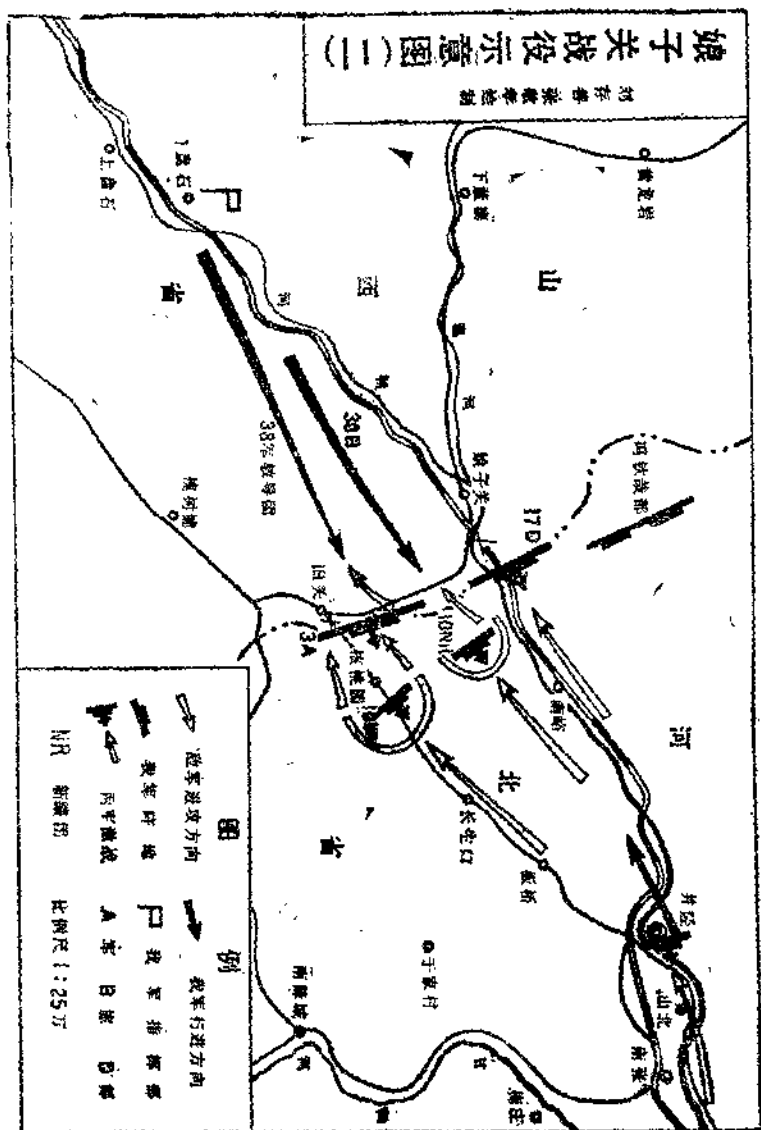
孙连仲率领第二十七师（他的主力部队）和其他部队白天乘

车东运，沿途被敌机轰炸，伤亡不少，午后才到下盘石车站，当即增加上去，把这条战线稳定下来。这时我将战线予以调整，娘子关以北仍由冯钦哉负责，虽然他一点不架设电台与我取得联系，但那方面尚无敌情，也只好如此。娘子关正面，要赵寿山师缩小防线，沿铁路扼守。那时正面的敌人已转到旧关方面了，顾虑不大。孙连仲部担任旧关方面的防务，这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并希望孙能夺回旧关。曾万钟第三军布置于旧关之右九龙关、晋阳方面，而该方面自旧关战后就失去了联络，情况一直不很清楚。

孙连仲部增加上去之后，首先将敌人压迫回到旧关附近，但旧关仍在敌手。那次战斗虽在某些地方把敌人压迫包围在山沟里或村庄里，但敌人不肯投降。我出了大赏，俘虏一个日本兵就赏大洋二百元，而孙部解上来的俘虏仅有两个。据说俘虏日本兵固然不容易，即使俘虏到了，稍不注意，他们就自杀，这是他们武士道教育的结果。记得有一天，一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乱窜到我的指挥所附近来，四周都被我军包围，他仍不投降，一面放枪一面乱跑，只好将他打死。有一次我悬赏五万元要孙连仲派一营人夺取敌占的旧关某要点，他指定第二十七师的某营担任这个任务，并宣布我的悬赏。那营长慷慨地说：“赏什么呀！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后来那个要点仍未夺回来，那营长和大部分官兵都牺牲了，剩下的不到百人。可惜那营长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

这时冯钦哉部队仍不知消息，曾万钟方面也失去了联络，战况不明。由于孙部的增援，旧关方面的战局得以稳定了一些日子，但是要持久仍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回太原同阎锡山商量下一步的办法，并把指挥所撤至阳泉。

我把娘子关方面的战况报告了阎锡山。我说：“娘子关方面



冯钦哉部显然是有意规避作战，曾万钟部情况也不明了，铁路正阳虽不是敌人攻击要点，赵寿山师已打得很残破了。攻占阳关的敌人，虽有孙连仲部暂时顶住了，但敌人必定会陆续增加。敌进攻的目标，必是孙连仲与曾万钟两部的接界点，向昔阳、平定方面突进，企图占领阳泉，截断正太路，包围娘子关和口关的我军，威胁太原。我要求从忻口方面抽调一些部队增加娘子关方面，以免影响忻口方面的会战。”

阎锡山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忻口战场，而对于娘子关方面起初是不很注意的。他总以为平汉路上的石家庄可以维持若干时间，娘子关方面就没有被攻击的顾虑；即使石家庄之线撤退，平汉线上的我军仍可牵制敌人向娘子关攻击。他料不到石家庄丢得那样快，更料不到敌人不顾平汉路我军的牵制，而以主力进攻娘子关。其实平汉线上的蒋军自石家庄一退，就退到安阳，仅在漳河南岸防守，完全不起牵制敌军的作用，所以娘子关战役自始即处于疏忽被动状态。

阎锡山考虑了一会说：“川军邓锡侯集团军已奉令调来山西，先头部队已到达风陵渡，渡河后即可由同蒲路乘车北开，预定是增加娘子关方面的。”我说：“时间来来得及吗？”他又考虑一下说：“忻口方面担任正面作战的部队，是不好抽调的。”

我次日即赶回阳泉，驻在阳泉煤矿局。一两日后，昔阳县打来长途电话，报告敌人已逼近昔阳，要我派军队堵击。这显然是敌人已由我们右翼突破，平定阳泉（阳泉属于平定县）就是敌人进攻的下一个目标。这时（大约是十月二十三日）恰好川军先头某师曾魁元旅到了阳泉，我就要他向平定、昔阳方面阻止敌人。四川军队的枪械很差，不但缺乏轻重机枪，连步枪也都是川造的，打了几十发子弹就要发生毛病。曾魁元率领所部连夜向平定、昔阳方向出发，次日就遇到敌人，战况怎么样，以后一直不清楚。

娘子关战役示意图(三)

比例尺 1:25万

刘有民 张敬芳 编

